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九十三回 冰梅思嫡傷幽冥 紹聞共子樂芹拌

卻說簣初到家，上的堂樓，奶奶父親看見是光彩模樣，怎不喜歡。王象蓋把幾十套書一一放在桌面。撕了匣子上小封條，乃是元寶六錠，一個紅帖兒，上寫著「嫡太太大人甘旨之敬，姪紹衣頓首。」展開氈包，乃是表裡四匹。簣初把銀花、彩綢、湖筆、徽墨放在神主櫥前，向父親說：「這該告我爺說一聲。」紹聞遂率著興官，推開神主櫥門，行了兩揖四叩常禮。王氏喜極，說道：「我也該向祖先磕個頭兒。」也行了禮。巫氏與悟果，各喜笑不止。老樊只是大笑，在院裡拍手。

這冰梅偷拉興官回自己住的私室，指著孔慧娘神牌說：

「磕頭。」興官磕下頭去。冰梅淚如泉湧，不能自止，說道：「你向堂樓瞧奶奶去罷。」興官出來。冰梅將欲出來，爭乃喉中一逗一逗，自己做不得主。難說合家歡喜，我一個婢妾獨悲，是什麼光景？因此倒在牀上，蒙上被子，越想越痛，暗自流淚。

孔慧娘臨死時，叫興官兒再看看，又說長大了記不清的話，一

一如在眼前。那母子訣別之痛，嫡庶親昵之情，放下這一段，想起那一宗；擱下這一宗，想起那一段，直悲酸到三更時候。

好冰梅，真正的難過也。

到了次晨，紹聞興官依舊要上學唸書，王氏道：「你們吃完早飯再上學，趁王中住下，他來商量一句話。」興官叫王象蓋到堂樓，靠門站下。王氏道：「昨晚道台送綢緞四匹，說是我的衣服；銀三百兩，說是我的吃食。我算計了一夜，怕閒花消了，你看該怎麼擺佈呢。」王象蓋說了兩個字。那兩個字呢？曰：「贖地。」王氏道：「贖那一宗呢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張家老二那一宗地，是二百八十兩當價，這元寶銀子成色高，只給他二百七十兩便可回贖。餘下三十兩，這做衣服的裁縫工錢，線扣貼邊花費，是必用的。況且奶奶年紀，比不得舊年，這早晚雞魚菜果點心之類，是少不得的。賞小廝丫頭零碎散錢，也是短不得的。奶奶隨意使用，才不枉了道大老爺這一點孝心。三十兩銀子淨了，這贖的地收打的糧食，便接續上了。」樓上男女，無不首肯心折，齊道：「是，是。」紹聞細看王象蓋，鬢角已有了白髮。正是：

漫道持家只等閒，老臣謀國鬢同斑；

須知用世真經綸，正在竹釘木屑間。

王象蓋吃了早飯，上堂樓稟於王氏道：「我去南鄉回贖那份地，就叫當主拿典約來，到這裡收價撤約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與你閨女帶回一匹綢子去。我還與他收拾了些綢緞碎片兒，你也帶著。女孩大了，還沒個名子，我與他起個名叫做全姑，叫著方便些。」王象蓋磕了頭，說：「謝過奶奶。」自行去訖。不多一時，只聽的有女人聲音，喊著看狗，早已自己進了堂樓。磕了頭，起來說道：「奶奶還認的小女人不認的。」王氏道：「一時恍惚。」那女人道：「小女人是薛窩窩家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坐下。」薛婆道：「太太賞坐，小女人就坐下回話。這幾年不曾來問安，老太太一發發了福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卻不勝舊年光景，牙也掉了。」薛婆道：「天生的伺候人的奴才命，天爺再不肯叫斷了這口氣兒。家裡人口又大，每日東跑西跑趕這張嘴。小女人如今老了，不當官媒婆了。這官差是第四巷老韓家頂著哩，縣上官司，都是他押的。只為小女人說話老實，這城裡爺們喜事，偏偏還著人叫小女人去商量。小女人說我老了，牙都掉了，說話露風，還中什麼用呢。這些奶奶們就吆喝說：『你不管，叫誰管？』這也怪不得爺奶奶們肯尋我。」因移座向王氏附耳低聲道：「奶奶看我當日送你這位姐，如今生的小少爺，昨日自道台老爺衙門坐轎出來，滿街都誇獎說，是送韋馱的，再沒一個不說是狀元、探花。天給我一個受窮的命，卻給我一張有福的嘴。」冰梅聽見媒婆聲音，上的樓來。薛婆接住一拜，躬身虛叩，說道：「姐姐大喜。」冰梅因伊是從來之自，傾身實叩。薛婆急忙扶住說：「折煞了我！」老樊提上茶來，看見薛婆笑道：「有勞你罷，我要另跳個門限兒。」薛婆道：「眼看掛『貞節匾』哩。」老樊笑道：「我是實話。」薛婆大笑道：「有個主兒，只是遠些。」老樊道：「在那裡？」薛婆道：「在山東東阿縣。」老樊笑的去。王氏道：「你兩個說的，我不省的。老樊說他要跳門限兒，想是不願意在我家做飯了？」薛婆道：「他說笑，是另嫁主兒。我說東阿縣，是熬皮膠，罵他哩。」王氏道：「我全不省的。」薛婆道：「閒打牙，與你老人家解心焦，連正經要緊話還沒說哩，真正是小女人活顛倒了。原來是一宗親事，我來提提。行不行，在老太太。只是八十媽媽，休誤了上門生意。奶奶休嫌絮聯，待小女人把這一家願意做親的人一一也不提他姓名，奶奶有了口氣兒，小女人才好說個清白。這人是咱城中一個財主，山貨店有他幾股子生意，聽說京中，也有幾個鋪的本錢。一個女兒，今年十七歲了，高門他不攀，低門他不就。所以還不曾有個婆家。這位爺只有一個女兒，過繼的一個姪子。這陪妝都是伙計們南京辦貨另外帶的，首飾是北京擄的，不是咱布政司東街打造的銀片子。單等有了女婿，情願供給讀書，讀成了舉人、進士，情願將幾處莊子陪送作脂粉地。」王氏道：「女孩何如？」薛婆道：「那人材標緻，只看咱家小少爺，就是一對天生的金童玉女。」王氏道：「孫子又是一輩人，我不敢管，等他爹下學回來，我對他說。你只說這家在那道街，那個衙門，姓什麼，叫他爹自行打聽。」薛婆道：「親事成與不成，小女人如何敢預先說明。萬一不成，人家是女家，不好聽。俗語說，『媒婆口，沒梁門』。小女人卻是口緊。」王氏執意要問，薛婆道：「西門大街，姓張。」王氏道：「我對大相公說就是。」薛婆見王氏不肯深管，說：「老太太休錯了主意，好大一注子銀錢哩！小女人且回去，好事兒不是一時一霎就成的。」王氏道：「吃了飯回去。」薛婆道：「小女人今日還要發財哩。北門趙爺，說明今日要賞小女人十兩銀哩。」冰梅也留不住，叫道：「樊嫂看狗。踩百家門的人，吃飯工夫也沒有哩。」冰梅送至後門，薛婆還囑咐道：「姐姐是天生的造化人，我知這親事將來必成的，改日再來討喜信。」紹聞父子學中回來，王氏把西門大街張家事，一一照薛婆話述了。紹聞道：「下月學台回省，目今府考就到，那有工夫打聽。」

過了一日，巴氏來望女兒外甥，巫氏加意款待。巴氏問了道台送的表裡的話，看了銀花彩綢，滿口誇獎。意中原是巴庚有女，托了姑娘提媒。巴氏幾回要張口，爭乃喉中自為擋塞，吐不出來。臨行，把話交與翠姐，閒中向姐夫探探口氣。不知牆有縫，壁有耳，紹聞只說：「怕親家抬起來打我。」只這一句，巫翠姐也難提秦晉、朱陳的話。只為譚宅此時蹇修聯影，也就冰語聒聒，不再一一細說。

王氏也向紹聞提了幾宗話，紹聞道：「這都是與咱家大人結親哩。要之，也不盡在此。要是文宗一到，考案一張，我父子有一個進了，還要添幾宗哩。若俱不能進學，這說媒的就漸漸稀疏。兒子經了幾番挫折，這世故也曉得七八分。我想舅舅那邊，如今也必有托他說媒的。我舅是個精細小心人，總不見來，正是舅舅好處。總之，這事要叫四位老伯拿主意。」王氏道：「果然如今說的，只像王中那個女兒就好。我前者與他女兒起個名子叫全姑。我這時很想這閨女，還把興官掙的紅綢子，叫王中捎與他女兒一匹。」紹聞道：「起名全姑，果然一樣兒也不少。但不知將來便宜了誰家。若論起興官親事，我一向不成人，不敢見我爹爹相處的老朋友，這回若是進個學，便好見這幾位老人家。議親之事，這三位老伯，並兒的外父一並說好，那就石板上釘釘，就如我爹訂的一般。這是一定主意。

現在只以考試為重，興官總不至沒有丈人家。娘不必掛心就是。」

說完，引興官上學而去。

出的後門，遇見了張宅一個小廝，拿了一個紅帖子，上邊寫著；

府試定於初二日，署前已有告示。冊卷速投勿誤。正心寄紙。

紹聞付與兒子看了，本日即辦考具。

臨期進場，復試後掛榜，趕緊捷說，譚簣初取了第一名，譚紹聞移在第三。

這父子名次，勿論城裡轟傳，連四鄉也都究原探本，講起譚孝移當日學問品行來了。古人云：「為善，思貽父母令名必果。」豈不信哉。

府案已定，單候學台考試。到了三十日，果然學台自歸德回省，人謂之坐考開祥。

那學台的告示，申明場規，禁止夾帶，嚴拿槍手，釐正文體。各行各款，俱是厚紙裝潢，以便通省各府懸掛。至於開祥事宜，有墨寫過朱的牌，也有硃筆親書實貼的，生童來來往往，無不仰觀細念。惟有釐正文體一張紅告示，攢擠人多。紹聞引了興官，也站著細讀。只見上邊寫的：

欽命提督河南通省學政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盧，為釐正文體，以昭實學，以備實用事。國家以制藝取士，義隆典重。

特命學臣，分佈各省，遍歷各郡，俾縣衙擇其鄉塾儒童賦質之粹、肄業之醇者，呈之守牧，守牧復加考核，第其名次，以俟學使之案臨。學使乃拔其尤者，列之膠庠，名之曰生，別於民也；繫之曰員，進於官矣。是蓋仿古者鄉舉裡選之遺意，而寄他日致君澤民之重任者也。故既加官服以榮之，復給廩膳以贍之，養士將以收得士之報也。各省試院莫不榜其門而大書曰「為國求賢」，各生童可以顧名而思義矣。伏讀高皇帝刊碑於國子監之門曰：「宋訥為祭酒，教的秀才，後來做官，好生的中用。」迨相沿既久，而科、歲之試，鄉、會之場，競視為梯榮階祿之地，而「做官中用」四個字，遂相忘於不覺矣。顧國子先生，教士之官也；督學使者，校士之官也，此其責，仍宜重之於學使。向於省會書肆中搬取試牘進署，以規課士之程式。

而坊本分門別類，《四書》題目下，細注曰「巧搭」，曰「割截」，曰「枯窘」，曰「遊戲」。注此八字於聖言之下，此豈可以為訓乎哉？聖人樸實說理，而注之曰「巧」；聖人渾理，而注之曰「割」；聖人之言，並不可以諛稱，而何至於「枯」？聖人之言，並不可以莊論，而何況於「戲」？閱其文，巧搭題亦聯絡有情，割截題亦鉤勒不走，枯窘題何嘗不典瞻堪誦，遊戲題何嘗不風韻欲流？然生童中有如是之才學，而不引之於正大光明之路，此則學使之過也。本部院才陋學疏，幸博一第，方幸與諸生共勉於大道，斷不敢蹈此陋習，以開侮聖言之漸也。凡四子書中，必以闡性命、裨政治者慎，既可以窺醇修，亦可以規偉抱。兢兢焉午夜剪燭，拭目悉心，以無失國家求賢若渴之意，敷政安民之心。總之，讀書不多，則文不能進於雅；觀理不清，則文不能規於正；心未底於澄澈，則文不能清；行未極於砥礪，則文不能真。此又諸生童之根於夙昔，而非風簷寸晷之所能猝辦也。是則存正學以收實用，庶使者可或藉手而無負於簡書，是則存乎諸生童之愛我彌甚也。特諭。

這父子看了學台手諭，心中不勝敬服。

至祥符進場之日，首題是《君子不器》，次題是《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》，論題是《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》。這父子興會淋漓，已牌末脫稿，午初至未刻謄寫於淨，送到大堂。這開祥四學師，是認得簣初的，接了卷子，大家傳觀，莫不極口稱贊。

次日圓榜招復，父子坐號東橫西豎，同寫在圈子上。及至大復發案，父子同入芹泮。走報報於家中，以及戚友。這紹聞半生磋砣，繃得一衿，這一喜一悔，自是不必說的。

不言紹聞合家歡喜，再找說試場。那招復之日，儒童都在大堂上坐，因為年貌不對、字跡不符，拿住了一個槍手。學台即命巡捕官鎖押，交與府堂審訊。晚鼓時，知府至學台處稟見面話，一茶方完，知府打躬道：「大人命巡捕押送槍手，審訊之下，口角微露科目字樣。卑職怕是同人窮極生巧，或者可以寬縱？未敢擅便，稟候大人鈞奪。」學台道：「老先生意欲網開一面，以存忠厚之意，這卻使不得。向來搜檢夾帶，每每從寬。因其急於功名，以身試險，情尚可宥，遂以誣帶字紙，照例挾出為詞，是亦未嘗不存忠厚也。至於槍手，則斷不能容的，拔一僥倖，則屈一寒酸，此損校士之責尤大。即如各州縣詳革一諸生，雖因其罪名而黜，此心猶有憐惜之意。若場屋中屈一寒酸，是這個秀才毫無過失，暗地裡被了黜革，此心何忍？」

況這些槍手們，即令果是科目中人，也成了斯文的蠹賊，自宜按律究辦，以儆效尤。」知府遂即告辭回署，遵學台之命而行，不必細述。人稱盧學台秉公校士，果不負學使之使。